

世界科普经典集萃

霜 与 火

主编：梁金豹



14
2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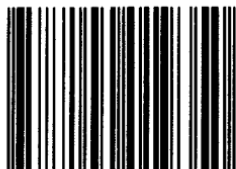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戏剧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郭媛媛 张月峰

全案策划：寰宇教育

- ★ 八十天环游地球
- ★ 神秘岛
- ★ 神秘的云团
- ★ 最先登上月球的人
- ★ 征服者罗比尔
- ★ 霜与火
- ★ 侏罗纪公园
- ★ 空中石子
- ★ 星球大战
- ★ 休眠的艾拉尔
- ★ 在北极底下
- ★ 水陆两栖人

ISBN 7-104-01935-9



9 787104 019350 >

ISBN 7-104-01935-9/I · 777

全套定价：675.00 元 本册价：

世界科普经典集萃·科幻篇

霜与火

主编：梁金豹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科普经典集萃/梁金豹主编. 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4. 3

ISBN 7-104-01935-9

I. 世... II. 梁...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作品集—世界—近代②科学幻想小说—作品集—世界—现代
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25979 号

世界科普经典集萃

梁金豹 主编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印务公司 印刷

4500 千字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开本 337.5 印张

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000 册

ISBN 7-104-01935-9/I·777

全套定价:675.00 元(三十六册)

目 录

MU LU

霜与火	(美)雷·布雷德伯里/霍林 (1)
时间机器	(美)柯·基尔/李冰 (49)
噪声级	(美)雷·琼斯/夏阳 (121)
隐身犯	(美)罗·西伯弗伯格/崔健 (164)
太空知音	(美)琼·斯塔尔/武绍智 (176)
流星	(美)冈恩/武茂 (181)
孤独的机器人	(美)克拉克/王明 (191)
AL-76 走失	(美)道·克里特/张晓雨 (202)



霜 与 火

(美) 雷·布雷德伯里/霍林

漫漫长夜中，西姆出世了，躺在山洞冰凉的石头上，嗷嗷大哭，浑身血液奔流，脉搏每分钟 1000 跳。他不停地长大。

妈妈用发烫的双手喂西姆吃东西。人生的梦魇开场了。一来到世间，他的眼睛就闪烁着警觉的光芒；而后又令人费解地充满了显而易见的恐怖神色。西姆的喉咙让食物给噎住了，呛得哇哇大哭。他茫然四顾。

浓雾散开，山洞的外景展现。一个面如死灰的男人冉冉隐现。他疯狂，野蛮，面目狰狞。他老态龙钟，风吹日晒显得干瘪，像一块炙脆了的砖坯。他蜷缩在山洞深处的角落里，翻着白眼，双目斜视；倾听远处风声呼啸，在这个冰天雪地的星球的夜空回荡。

妈妈喂西姆吃山谷里采来的青草、洞口敲下的冰珠和长在鹅卵石缝里的浆果。同时，她紧盯着那个男人，不时颤颤抖抖。西姆吃，消化，再吃。他越长越大。

山洞角落里的那个人是西姆的父亲。他面如死灰，只有两只眼睛还闪耀着一丝生气。他下巴肌肉松弛，感觉迟钝；两手萎弱无力，握着一把原始的石刀。

西姆放眼望去，瞧见老年人都坐在一条甬道里，远离这个生意盎然的角落。此刻，他们正开始走向死亡。

山洞里弥漫着垂死挣扎的痛苦。这是一种不可名状的痛苦。人们牙齿凸出，瘦骨棱棱的面孔内部溃烂，就像蜡人一样融化了。这

一分钟，他们的面孔还是生气勃勃，肤色光洁，呈现着壮年的丰采；下一分钟，就形容枯槁，萎缩得不成人样儿了。

西姆在妈妈的怀里辗转反侧。她抱住他，轻声哄着：“别闹！别闹！”同时，她紧张地睁大眼睛，看看是不是又惊动了她的丈夫。

随着一阵赤脚疾走的轻轻脚步声，父亲跑步横穿洞窟。妈妈一声尖叫。西姆感到妈妈的手一松，自己摔到了石头上。他打着滚，脆嫩的肺部一张一翕，尖声大叫。西姆的父亲拔出刀子，猛地朝西姆凑过脸来。他的脸皱缩得就像是一张蜘蛛网。在母腹中，西姆曾经做过许多噩梦。现在，好像就是其中的一场！在疾如电闪、短得不可思议的一刹那之间，一系列问题闪过西姆的脑海。刀子高举，西姆命在旦夕。然而，整个山洞里的人们（那些垂死、衰老、疯狂的人）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，却在幼小的心灵里汹涌澎湃，激荡不已。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孩怎么可能懂得这一切？一个初生的婴孩能够观察、思考、理解、阐述吗！不，那是不可能的！但是在西姆身上，一切却奇迹般地发生了！到现在为止，他才活了一个小时；而且，一刹那之后，可能就要死去。

妈妈用力猛撞父亲的脊背，打落了他的刀子。他俩互不让步，恐怖的余波感染了西姆。“让我杀死他！”父亲高声大叫，气喘吁吁地说。“他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？！”

“不行，绝对不行！”妈妈寸步不让，用自己老弱的身体挡住大个子的父亲，抢夺着他的刀子。“他一定要活下去！他也许会有锦绣前程。也许，他会比咱们活得更长，变得更年轻。”

父亲仰天倒倒在一张石头小床的边上；躺在地，双眼直愣愣地闪闪发光。西姆看到石头小床里还躺着一个女孩子。她伸出娇嫩的手寻找食物。她是西姆的姐姐达克。

妈妈从父亲手里夺下石刀，站起身来，理了理又灰又硬的散发，呜呜地哭了。“我要杀掉你！”她的嘴唇哆哆嗦嗦，瞪着躺在地上的丈夫说。“不许靠近我的孩子！”

老头子吐了口唾沫，疲乏而又酸楚；他瞧着躺在小床里的女孩儿，茫然若失地说：“对她来说，生命的八分之一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！”他喘了口气。“而她自己却什么也不知道！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？”

突然，西姆眼睛里的妈妈好像变了样。她四肢扭曲，受着痛苦的煎熬；瘦得皮包骨头的脸上绽开了密密麻麻的皱纹。她痛苦地颤颤发抖，不得不坐到西姆的旁边，把刀子紧紧地贴在干瘪的胸前。她像甬道里的老人们一样，正在变老，走向死亡。

西姆不停地大哭大叫。他环视四周，到处都是恐怖。他本能地朝石床投去一瞥，姐弟俩心心相印，就像有谁的手指轻轻地搔弄着他们的心房。西姆与达克交换了一下眼色。他休息了一会儿，开始学习。

父亲的眼睛发绿，叹了口气，合上眼皮。“喂西姆吃东西吧！”他身心憔悴地说。“快点儿，喂，天快亮了。今天，是咱们生命的最后一天。喂西姆吃东西，让他长大吧！”

西姆默不作声，消除了恐惧。一幅幅画面在眼前浮动。

这是太阳边上的一个星球。夜晚寒流摧毁万物，白天烈日炙死一切。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狂暴世界。人们生活在峭壁巉岩里面，躲避无法形容的严冰和烈日。只有黎明和黄昏，才有空气芬芳，花朵怒放。山洞里的人们带着孩子出来，走进岩石高低不平的荒芜的山谷。清晨，冰块消融，化为小溪和河流；傍晚，白天的烈焰熄灭，温度冷却。短暂的黄昏，气温宜人。人们走出山洞，自由在地生活、奔跑、玩耍、恋爱。星球上所有的生命欢蹦乱跳，奔向生活。一刹那之间，万木生长。鸟儿犹如出膛的子弹，展翅飞翔，掠过长空。小动物在岩石丛中，拔腿狂奔。万物都抓住这短暂的间隙，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。

这是一个令人忍无可忍的星球，西姆出生几小时之后，就懂得了这一点。“家族的记忆”在他的心灵里开花结果。他将在这山洞里度过一生，每天只有两个小时可以外出。他将呆在这条通风透气

的石头甬道里，不停地与别人交谈，永远也不睡觉。思索，思索，仰躺在地面上做梦，但是这一切都是幻觉。

他只能够活整整八个昼夜！

这个念头震撼人的心灵！八天，短短的八天！多么不公平！多么不可思议！但现实就是如此。甚至西姆还在母腹中躁动的时候，一个遥远、奇特、野蛮的声音，就向他传授了关于“家族”的知识。这个声音告诉他：你正在飞快地结胎成形，马上就要出生。

诞生快得像钢刀的利刃；孩提好似白驹过隙；青春就像电光石火；壮年犹如南柯一梦；中年时代无异是荒诞的神话；风烛残年不可抗拒，转瞬即至；死亡临头是命中注定的必然归宿。

八天之后，父亲现在的那副模样就是他的榜样；半瞎地站着，死到临头，干瘪枯槁，无可奈何地瞪着自己的妻子儿女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今天一天就相当于全部生命的八分之一！他必须抓紧分分秒秒，尽情寻欢。他必须从父母的大脑里汲取知识。

因为几个小时之内，父母就会死去。

世界是如此不公平，那么不可思议！难道这就是全部的生活吗？难道西姆在娘胎里没有做过长寿的梦吗？难道他没有梦见过绿草如茵的山谷（而不是那种遍地乱石的山谷）和气候宜人的乐土吗？不！一切都梦见过了，并且，只要他梦寐以求，这一切一定能够实现！他怎样才能找到长寿的秘诀？到哪里去寻找？短暂即逝的八天之内，他又将如何去完成人生巨大而沉重的使命？

人类是怎样陷入今天这个困境的？

像是有谁按了一下电钮，西姆看见一幅画面——几颗“金属种子”从遥远的绿色世界里飞来，它们在烈焰中挣扎着划过长空，坠落到这个寂寞荒凉的星球上。男人和妇女从四分五裂的“金属种子”里跌跌撞撞地爬了出来。

这一切发生在什么时候？很久，很久！大概 30 年以前吧！

“金属种子”失事之后，幸存的人们躲到悬崖峭岩之下，逃避烈日的烘烤。火焰、冰川和洪水把硕大的“金属种子”的残骸消灭殆尽。就像钢铁在洪炉中熔炼，人们脱胎换骨，被打造成为另外的一副模式。太阳能以辐射渗透人的全身；他们的脉搏越跳越快，先是一分钟两百次，然后五百次，最后一千次！皮肤增厚，血液变质，一转眼工夫人就变老了。孩子们在山洞里出生，长大，长大，飞快地长大！世界的全部生活都乱了套。不幸坠落到这里的人们只能活一个星期，就要死去；然后，撒下他们的孩子再去重蹈覆辙。

西姆想：原来，这就叫做生活！现在他不是用语言在思维，因为他还不懂得语言。他只晓得画面；画面反映了“家族的记忆”。他的意识活动是心灵感应术；它能够穿透肉体、岩石和金属。人们在种族繁衍的过程中，逐步获得了心灵感应术和“家族的记忆”。这是得天独厚的资质，恐怖四伏中的惟一希望！西姆在想：难道我真的是人类的第五千个没有出息的子孙吗？我该怎么办才能救出自己，而不在八天之内死去？到底有没有生路呢？

他双目圆睁，又一画面映入眼帘——

峭壁林立的山谷外面，有座低矮的山丘，一粒完好无损的“金属种子”躺在山顶上。这艘被遗弃的飞船外形完整，未受创伤。它是所有失事的飞船中惟一依然完整可用的一艘，但是它太遥远了。船内空无一人，没法帮助他们。远方山上的这艘飞船，寄托着西姆长大以后面临的使命。那是逃离这个可怕星球的惟一希望！

他的心收紧了。

峭岩的深处，荒凉的山洞边缘，有一小群科学家在工作。当这些人老谋深算、明察万物的时候，他们就死了。他们也梦想逃走，梦想长寿，梦想绿草如茵的山谷与温和宜人的气候。他们也睁大眼睛，翘首盼望遥远山顶上的那艘飞船。飞船的金属十分坚固，既没有生锈，也没有老化。

悬崖下的人们呻吟了。

父亲扬起皱缩干瘪的脸，面无人色。

“天快亮了。”他说。

二

早晨的热量，舒展了花岗岩石冻僵的肌肉筋骨，现在已经到了冰融雪崩的时候。

甬道里传来赤脚跑步的响声。大人和小孩儿推推搡搡，注视着破晓的山谷，如饥似渴，急不可耐。西姆听到远处岩石隆隆崩落，继而传来尖叫，接着又是沉默。山谷里冰雪崩落。

百万年来迟迟未掉落过的岩石终于大块大块地跌落下来。过去，它们一小块一小块地崛起于山峦之间；今天，又散落成上千块碎石和摩擦发热的小石弹，重新铺回到谷底。

每天早上都不止一人横遭石雨之灾。

山洞里的人们不怕雪崩。雪崩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几分兴奋的色彩。其实，即使没有雪崩，他的生命就已经够短促、够不值钱，够危险的了。

西姆发现自己被父亲捆了起来，沿着甬道被蛮不讲理地拖出一千多码，来到洞口日光照耀的地方。父亲的眼睛里闪烁着疯狂的光焰，西姆意识到了即将面临的危险，但却动弹不得。妈妈抱着达克，急急忙忙地追赶父亲。“等一等，小心！”她冲着父亲大叫。

西姆感到父亲蹲伏在地上，侧耳在听着什么。

悬崖顶上的冰雪颤颤抖动。

“啊，来了！”父亲在下面大叫一声，跳了出去。

雪崩凌空落下，犹如泰山压顶。

巨石、尘土、杂物从天而降，西姆眼花缭乱，心里怕极了。妈妈一声尖叫。西姆感到好像有谁猛地推了他一下。

父亲抢上一步，把他推出山洞。西姆的背后雪崩如雷。妈妈抱着达克退后一步，洞口被两块重达一百磅的砾石和一大堆碎石堵

住了。

雷鸣般的雪崩过去了，化为涓涓泥沙的细流。父亲忍不住哈哈大笑：“胜利了！成功了！这是上帝安排的命运！”他瞧着悬崖峭壁上噼噼啪啪落下的碎石，轻蔑地哼了一声。

妈妈抱着达克从巨石的夹缝中拼命地钻了出来。她骂父亲：“笨蛋！你差点儿送了西姆的命！”

“也许，我已经把他送上西天了。”父亲回答说。

西姆没有在听他们的谈话，他呆呆地瞧着堆在隔壁一条甬道口凌乱的残石。血，从一块高高翘起的巨大砾石的底下，像小溪一样流出来，染红了大地。除了血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不知道是谁死于非命。

达克光着身子，迈开两条灵巧柔软的小腿朝前跑去。

谷地里的空气就像浓厚的醇酒，荡漾在悬崖壁立的群山之间。天空蓝得出奇，令人不安。它既不是白天大气燃烧时的苍白色调，也不是夜晚空气膨胀、群星乱飞那种艳丽而又惨淡的深浅不一的青紫光。

这儿，像是一个潮汐的渊藪。变幻无常、狂暴猛烈的温波，犹如海潮，时涨时落。此刻，这个渊藪里气候阴凉，波澜不惊，风平浪静。

西姆听到一声远方传来的欢笑。怎么回事儿？在当儿，谁还有这份儿闲工夫去笑！也许，再过一会儿，西姆就能理解这笑声的原因了。

黎明陡然降落，整个山谷一下子红光笼罩，令人眼花缭乱。万木苏醒，遍地破土而出。举目望去，花儿朵朵盛开。浅绿色的青草在光秃秃的岩石上冒出尖儿来。几秒钟之后，成熟的浆果在树梢上晃动。这是一场转瞬即逝、机会难得的果子丰收。父亲把西姆交给妈妈，自己腰里绑上一只毛皮口袋，去采集果品。各种浆果五彩缤纷，绯红，纯蓝，鹅黄。妈妈使劲拔着湿嫩的青草，给西姆尝新。

西姆的感官逐步敏锐了起来。他如饥似渴地接受知识，填补空

白。他懂得了爱情、婚姻、习俗、愤怒、遗憾、热情、自私、哀愁和狡诈、真情与假意。每一个概念都帮助他形成另一个概念。绿色植被的景象就像一架自转旋翼飞机，在他的脑海里急速飞旋。这个世界缺乏时间来解释一切，心灵只能从自身寻求解释和平衡。几餐饭的时间，他就懂得了宇宙、能量和运动。他的内心是一个独立王国，无所不知，完美无缺。他就像是飞鸟第一次展翅出巢，冲向云天。遗传因子和心灵感应哺育了这儿的每一个人，也武装了西姆。他感到自己神通广大，十分兴奋。

爸爸妈妈带着西姆和达克一块儿散步，呼吸新鲜空气，瞧着鸟儿在悬崖的石壁间来回跳跃，像是一块块飞旋的鹅卵石。突然，父亲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：

“你还记得吗？”

记得什么？西姆躺在摇篮里想：他们只活了七天；七天之内的事情，难道不需要动脑筋去回忆吗？

“那不是发生在三天以前吗？”妈妈浑身发抖，闭上眼睛回忆地说。“那太不公道的！简直不能令人相信！”她双手蒙住面孔，咬紧干枯的嘴唇，呜呜啜泣。风儿抚弄着她灰白的头发。她说：“一个钟头以前，你放声大哭，现在可该轮到我了。”

“一个小时，就等于半世人生。”

“来吧！”她一把抓住了父亲的手。“让咱们来瞧瞧周围的一切，最后再看一眼这个世界。”

“要不了几分钟，太阳就要出来了。”父亲说。“咱们得马上回去！”

“再等一分钟吧！就一分钟！”妈妈恳求着。

“太阳会烤死咱们的！”

“那就让它烤死我好啦！”

“你是在赌气！这不过是气话！”

“什么气话不气话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说的什么！”妈妈又哭又叫。

太阳很快地升起，山谷里绿色的植物化为灰烬。悬崖外面刮来的风，吹枯了万物。远方，太阳的毒焰直射峭壁隙岩，巨大的岩石的内部都给炙酥了。刚才雪崩没有坍下来的巨石，此刻像降雨一样，漫天而下。

“达克！”父亲叫她。达克应了一声，沿着烘热的谷地，一蹦一跳跑了过来。她的一头黑发就像是面旗帜，迎风飘扬。她双手捧着浆果，跑到父母身边。

太阳在地平线上镶了一条火红的花边。空气一阵骚动，似乎遇到了危机，发出咝咝的声音。

人们大声狂呼，狼狈逃窜。他们抱起孩子，背上沉甸甸的浆果和青草，奔向深不见底的山洞里。一转眼工夫，山谷里就空无一人了。只有一个被人遗忘的小孩，远远地朝山洞奔来：可是他的力气太小了，才跑到半路，热浪就已经越过了峭壁隙岩，席卷了山谷。

花朵烧成了影子，青草像响尾蛇一样缩进了岩石缝中。热风突如其来，吹散花种，落进石缝和溪谷中。今天黄昏，花儿将再度开放，接着是传种，然后又死亡。

父亲瞧着那个独自在谷地里狂奔的孩子。这时候，他和自己的妻子儿女早已经安全地躲进了山洞。

“他逃不回来了。”父亲说。“喂，别再看着他了！那幅情景是惨不忍睹的。”

他们都转过了脸儿，唯独西姆没动。远方金属的闪光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他视线模糊，心头狂跳。远方低山的顶上有一颗“金属种子”在阳光下反射出闪闪的光波！这就是他在娘胎里曾经梦寐以求的“宇宙金属种子”！一颗完好无缺的“金属种子”搁浅在山顶上！那儿，孕育着他的前程，寄托着求生的希望！几天之后，等他长大成人的时候（一个奇怪的念头）。他就要到那里去！

太阳像熔化的岩浆，泻入山谷。

飞跑的小孩一声惨叫。太阳在燃烧。惨叫停止了。

妈妈顿显老态，痛苦地走下甬道，躺下，又站起来伸手掰断昨晚冻成的最后两根冰柱。她递给父亲一根，自己留下另一根。“让咱们为你，也为孩子们，干这最后的一杯！”

“为你！”他点点头。“也为孩子们！”他们俩举起冰柱。体温把冰柱化成水滴，流入他们干渴的喉咙。

三

太阳似乎终日不断地朝山谷里喷射火焰，熊熊燃烧。西姆自己看不见这一切；但是父母脑海里的记忆犹新的画面，强有力地证实了太阳火焰的存在。日光如水银泻地，烤炙着山洞，哧哧有声。太阳射进洞来，但永远照不到洞底。阳光照亮山洞，把洞壁烤得暖洋洋的。

西姆心里拼命祈祷，向画面恳求，想使自己的父母保持年轻。但是，眼前的父母还是越变越老，变得和木乃伊差不多。父母变得衰老，接近死亡。“过不了多久，我也会走上同样的道路的。”西姆心里想。

西姆渐渐长大。他感觉到自己体内消化和排泄器官的蠕动。他每时每刻都在吃东西，不断地狼吞虎咽。他开始能够用语言来表达画面和周围变化着的万物了。比如说“爱”这个词儿吧，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而是活生生的生活现实。轻微的呼吸，清晨芬芳的空气，心房的颤动，妈妈皱缩的脸上慈祥的目光和搂住他的双臂——他看见了这一切，然后从妈妈皱缩的面孔的背后寻求答案，就得出了“爱”这个词。他清了清嗓子，刚想要说活，生活却又匆匆地推他前进，忘记了自己要说的话。

他感觉到自己的指甲在增长，细胞在裂变；头发越来越浓密，骨架和肌肉越长越粗壮，白蜡一样软绵绵的脑沟在加深。刚生下来的时候，他的脑子像冰块似的清澈无瑕，没打上任何烙印；然而过了一会儿，就像被一块飞石击中一样，千百条思想和发现的裂缝绽

满了他的脑海。

达克与温室里其他的孩子们一道奔出奔进，没完没了地大吃特吃。妈妈朝她俯下身来，颤颤发抖。她吃不下东西，紧紧地闭上了眼睛。

“太阳落山了。”父亲最后说。

白天过去了，暮色苍茫，风声呼啸。

妈妈硬撑着站起来。“我想再看一眼外面的世界……只看一眼就行了……”她浑身哆嗦，瞪大已经瞎了的眼睛，却什么也看不见。

父亲靠墙躺下，双目紧闭。

“我站不起来了。”他虚弱无力，轻轻地说。“我不行了。”

“达克！”妈妈声嘶力竭地喊。达克闻声跑了过来。“来！”妈妈把西姆的小手交给达克。“达克！搀住他，喂他东西，照顾好他。”她伸手最后一次抚爱地摸了摸西姆。

达克拉住西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淡绿晶莹的眼睛里涌满了泪水。

“好了，去吧！”妈妈说。“带他出去，去领略美妙的黄昏，尽情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吧！去找东西吃，去玩耍吧！”

达克头也没回，走开了。西姆拼命挣脱姐姐的怀抱，睁大眼睛越过她的肩头朝后望去。他痛不欲生，不肯相信这一切是真的。他大叫一声，不知不觉地喊出了有生以来的头一句话：

“这到底是为了什么……？！”

他眼睁睁地看着妈妈的身体变得僵硬了。“这孩子会讲话了！”妈妈说。

“是啊！”父亲说。“你听见他说的是什么吗？”

“听到了。”妈妈轻轻地回答。

妈妈虚弱无力，一摆一摆地慢慢爬着穿过山洞，躺到了丈夫的身边。这是西姆最后一次看见的父母还活着，会走动。

黑夜，黎明。第二天开始了。

四

黑夜，黎明。第二天开始了。

夜里死去的人的尸体被抬进了出殡的行列。尸体很多。送殡的人排成长队，朝山顶走去。

达克走在出殡的行列中，手里搀着西姆。天亮之前一个小时，西姆刚刚学会走路。

站在山顶上，西姆又看到了远方的“金属种子”。谁也不瞧飞船一眼，也没有人谈起它。怎么回事儿？难道有某种特殊的原因吗？它只是一座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？人们为什么不朝它奔去？为什么不同它顶礼膜拜？为什么不想办法钻进船舱，驶入宇宙？

悼词致完了。尸体堆在地上。几分钟之后，太阳就要焚化他们。

出殡的行列转过方向，飞奔下山。人们在芬芳的空气中奔跑、玩耍、欢笑，急不可耐地享受那转瞬即逝的自由自在的时光。

达克和西姆在岩石堆里找东西吃，像两只小鸟吱吱喳喳地讲个不停，交流着关于生活的知识。今天，对西姆来说，是生命的第二天；对达克来说，是第三天。生活节奏一如既往，就好像水银泻地，驱使他们迅速成长。

生活的另外一面开阔地展现在他们的前面。

五个小伙子粗壮的手里握着棱石和石刀冲下峭壁，大声吼叫着朝远处一列低矮黝黑的悬崖冲去。

“——打仗罗！”

“战争！”——这个念头萦回在西姆的脑际，使他震动，受到刺激。在那些黝黑的悬崖峭壁里，住着另外一群人。小伙子们冲到哪里去械斗，去杀人。

为啥要这样？即使没有战争和杀戮，生命已经够短促了！

他听到远方传来搏斗的声音，心都凉了。“为什么？达克！这